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为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的诗，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就说她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

译者，他象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少，又冷，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书，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惋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

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姓是姓，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他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个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

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戴穿叶耳风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费，此外还借去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些『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麦短篇』小说集和『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素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

兵火烧掉了。他的迁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我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说是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问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

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头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十八日。）

『洋铁饭碗要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十八日。）

『洋铁饭碗要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十八日。）

『洋铁饭碗要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